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浮華世界

(三)

薩次光 著
萊堡 著
克堡 著
節建 著
選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浮華世界

(三)

漢譯世界名著

第三十五回 寡婦和母親

卡忒布刺和滑鐵盧兩場大戰的消息是同時到倫敦的。官報首先登這兩大戰的結果；英國聽見這個有榮耀的消息，被得勝和害怕所震動。其後登載各種特別情形；宣布得勝之後，登的就是陣亡的和受傷的名單。誰人能够說出來他們讀這名單時的恐怖！當比利時大戰的緊要新聞到了英國三島的時候，每鄉每家都要讀死傷名單。等到曉得某親某好友或死或存的時候，讀者試想他們的極樂和感激，傷掉死亡的感情。毋論什麼人於事隔多年之後，試讀當時的舊報，也還要覺得當時這樣的懸望。陣亡將士的名單是逐日登報的：你讀過一天的報告就停止了，接着要讀第二天的。試想當日接連按日登報時，讀者的情景；況且這次戰事，英國赴敵的不過二萬人，我們英國人的感覺尙且如此，讀者試想二十年前歐洲的情形。那時候打仗的人不是按千算的，是按百萬算的；當其中一個兵打死一個敵人的時候，他間接的破裂了遠處的一個無喜的人的心。奧茲本一家人得了佐治陣亡消息，很震動。兩個女孩子是無限的憂感。佐治的老父更爲憂

傷。他以為因為兒子不聽父命，故上帝降罰於他。這老頭子卻不敢承認刑罰太酷，他有點害怕，也不敢承認施罰未免過早。有時候他想起來好像他自己是在請降罰於其子的人，震駭到發抖。從前原有調解的機會。媳婦也許死了；不然的話，他的兒子可以走回來說道：『父親，我犯了罪啦。』現在卻無希望了。他的兒子現在與他生死相隔，他的一隻愁苦眼永遠看他的父親。他還記得從前有過一次，他兒發熱病，兩隻眼就是這樣看他的父親，那時候他睡在床上，不能說話，人人都以為這個孩子一定要死的了，兩眼很憂愁的瞪着父親。他還記得那個時候他作父親的怎樣抱住醫生不放，怎樣寸步不離的跟着醫生；後來兒子病好啦，這時候認得父親啦，他當父親的，這時候纔覺得如釋重負的放了心。現在是既無補救，又無治法，又無父子調解的機會了；最可憐的，是這時候兒子既無悔過的話安慰他的虛驕的威怒，也不能令他的受了毒的發怒的血，自然運行。現在實在是難說，最傷老父的心的，是兒子已死，不能受父親的寬貸，抑或是老父現在得不着他自己的傲氣所盼望的悔過。

毋論這個老頭子這時候的感情是怎麼樣，這個古板老頭子絕不告訴人。他對兩個女兒絕

不提兒子的名，只吩咐大女兒叫家裏全數的女僕們守喪，男僕們都穿深黑衣服，停止宴會。女兒出嫁的日子已經選定了，卻不通知門塔布洛克；一看老頭子的臉，就不敢動問，也不敢催婚期。他同女眷們有時在客廳裏低聲說這件事，老頭子是向來不進客廳的。老頭子永遠在自己的書房；宅子前一排的窗戶都關了，喪期過了好幾天之後纔開的。

大約過了六月十八三個禮拜之後，多賓爵士（多賓佐領的父親 譯者註）去訪老奧茲，本，臉無血色，還露出很擾動不安的神氣，一定要見老頭子，有話說。進了老奧茲本的屋子之後，說了幾句話，說話的，聽話的，都不曉得是說些什麼。爵士打開一包東西，取出一封信來，是一個大的紅印封住的。這位市政廳參議（位在市長之下 譯者註）帶點遲疑，說道，『我的兒子多賓少佐，託第某標的一位軍官帶了一封家信來。這位軍官是今天到的。奧茲本，我兒子的這封信裏頭，附了一封信，是給你的。』這位參議把信放在桌上，奧茲本一言不發，瞪了他兩眼。他的神色很驚嚇送信的人，他只好看看這個爲憂愁所傷的臉，趕快走了。

這封信是佐治的筆跡，是六月十六天未破曉之前寫的。正在佐治與阿米力亞分手之前，大

印章上有奧茲本的假徽章，是從貴族譜略上冒取來用的，上頭有一句格言說的是『以戰求和』，原是一個公爵門第用的，這個老頭子以為他同這個門第有關係，就取來用。寫這封信的手，再不能執筆也再不能執戈的了。佐治所用的印章，當他陣亡之後，已經被人搶了。老頭子卻不曉得這一層。他坐在那裏兩眼瞪着這封信，露出恐怖和忘其所以的神色。當他拆信的時候，幾乎跌倒。

這個可憐的孩子的信，並無許多話。他心裏何嘗不覺得父母愛子之情，他卻過於驕傲，不肯承認。他只說，明早就要開戰，他要同父親告別，鄭重的哀求老父善待他撇下的妻室——也許還要善待他的兒子。他承認他痛悔已經把他母親遺下的錢浪費了，已經花了一大部分。他謝謝他父親從前的慷慨；他現在答應父親，毋論他死在戰場或幸得生還，他的作為，斷不至於污辱佐治奧茲本這個名字。

他的英國人的習慣，驕傲性情，也許是不便說話，令他不能再多說。信上原有佐治所畫的吻，他父親卻不能看見。老奧茲本還是很痛恨，很想報復，把信丟在地下。他還是不愛，還是不恕他的兒子。

大約過了兩個月之後，兩個女兒陪着父親進教堂。她們看見他坐在另一個座位，並不是他向來坐慣的地方；他抬頭看牆，她們也向那裏看：看見牆上有一座雕工極細石像，雕的是不列顛神像低頭對着一個甕（指盛屍灰甕 譯者註）哭，還有一柄斷刀，一隻臥獅，這是指明這座不像是爲一個陣亡戰士而建的。石匠店裏很有許多現成雕刻好的石像。當第十九世紀的最初十五年間，這種石像很有銷路。

石像下方還刻了奧茲本氏的徽章還有幾句話，說道：『英國第某標步兵佐領佐治奧茲本紀念碑。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在滑鐵盧之役，爲君主爲國家陣亡，年二十八歲。爲國而死而甘心的，是有榮耀的。』

這兩位小姐一看見這座石刻，很動情，瑪理亞小姐支持不住了，只好離開教堂。教堂裏的人都很恭敬的讓兩位啼泣穿黑衣服的小姐走過，很可憐那個坐在陣亡軍官的紀念碑對面的神色嚴厲的老頭子。當這兩位小姐傷心完了的時候，就對自己說道：『父親肯饒恕佐治太太麼？』有許多認得奧茲本家裏的，曉得兒子娶親，父子從此就不和，這時候也談論這件事，談到那個少

年寡婦有無調解機會，那條街上的人，市裏的人，且爲這件事賭博。

倘若這兩位小姐很着急的要曉得她們的父親會承認阿米力亞作媳婦，等秋末的時候，她們的父親宣言要出外，她們更着急了。他雖未說往那裏去，他們卻立刻曉得老頭子住比利時，她們曉得佐治的寡婦還在比國都城。她們從多賓老夫人那裏聽得關於阿米力亞的準確消息。因爲他標裏的第二少佐陣亡，多賓佐領就補了少佐缺；那位有勇的奧都特，這一次曾奮勇立過奇功，如同在其他諸戰役他有機會表示勇敢一樣，升了大佐，還得了寶星。

這一標裏頭，還有接連兩天打仗受了重傷的軍官，還在比都養傷。大戰之後比都有好幾個月就變了一所陸軍的大醫院；這時候將士們都起首痊愈，花園裏和公衆遊戲場裏都是殘廢將士，老也有，少也有，他們纔出了虎口，這時候就賭錢，尋樂，戀愛。老奧茲本很容易找着第某標的軍官。他認得他們的軍服，從前一向都很留心他們的升遷調補，很喜歡談這一標和軍官的事，好像他自己也是標裏的人。他到了比都的第二天，當他從店走出來的時候，他看見一個兵，認得他的襟章和袖章，在花園裏一張石凳上歇息，奧茲本走過去，抖抖的坐在這個受傷纔愈的軍人身邊。

奧茲本說道，『你是不是在佐治奧茲本的隊裏？』停了一會，他又說道，『他是我的兒子。』這個軍人不是佐領隊裏的，但是他舉手摩摩帽子，對着這個憔悴失意的老頭子，很慘很恭敬的行禮。那個兵說道，『全個陸軍裏頭，沒得比他更出色，更好的軍官了。佐領所帶的隊伍的軍曹，卻在城裏，他受了槍傷，纔養好。你老先生若是喜歡的話，可以去見他，他可以把當日第某標的戰績告訴你。但是你老先生大約已經見過多賓少佐了，他是奧茲本佐領的好朋友；佐領的太太也在城裏！我聽見人人都說他很傷慘。他們說她神經錯亂了六七個禮拜。但是你老先生都曉得了——我求你饒恕我。』

奧茲本給了這個兵一個金鎊，請他把軍曹帶來公園客店，另外再給他一個金鎊；果然不久他就把軍曹領了來。第一個兵走了之後，他們告訴一兩位同袍說奧茲本佐領的父親來了，是怎樣一個手段闊綽的人，其後他們走去大吃大喝，只要口袋裏還有這位老先生給的錢，他們是要大吃喝的。

那位軍曹，傷纔養好，就陪着奧茲本往滑鐵盧及卡忒布刺兩處戰場，他請軍曹坐在他的馬

車裏，領他在戰場上走。十六那一天這枝軍隊赴敵的地點，他看見了；法國馬隊緊追比軍的時候，這枝兵從斜坡追趕法軍的地方，也看見了。有一個地點是兩個英國管軍旗的軍曹中彈死倒了，小旗官走來保着軍旗，卻被一個法國軍官來搶，奧茲本走來，把這個法國軍官一刀斬死，老奧茲本也看見這地點了。第二天這軍隊就是在這條路上退的；十七晚上下雨，他們就是在這崖邊冒雨支帳的。再往前去就是這天他們攻得和保守住的地點。屢次要結陣抵抗敵軍的馬隊來衝，用崖作保障，人都躺下，避法的兇猛的炮擊。到了晚上，敵軍末後一次猛攻之後，就往後退。英軍就在這個斜坡奉令前進，佐領搖刀衝下山坡，中彈陣亡。那軍曹低聲說道，『多賓少佐把佐領的屍身送回比都的，你老先生是曉得的了。』當這個軍人說故事的時候，就有許多鄉下人和找紀念品的，都跑過來，拿出許多紀念品如十字架，肩章，碎胸甲，碎國徽等等，請他們買。

奧茲本看過他兒子立功陣亡地方之後，同那個軍曹分手時候，很贈了他幾個錢。他兒子的葬地，他已經見過了。其實他一到了比都，就坐馬車去看的。佐治葬在離城不遠的一個風景很好的地方；有一天他同朋友們在這裏遊玩，他說願意葬在這裏。他陣亡之後，他的一個朋友就把他

葬在花園的一角，有籬笆隔開，同天主教人的有廟有塔有花草的塋地分開。老奧茲本想到他的兒子，是一個英國上等人，是有名的英國軍隊中的一位佐領，爲什麼就不配葬在外國人的葬地上，覺得有點丟臉。我們頂熱心的待人，能够說出來有多少是慕虛名呀；我們親愛人，有多少是爲己呀？老奧茲本並未討論他的感情的攪雜性質，也未討論他的本能和爲己怎樣的相關。他很堅信他的行爲都是對的，毋論遇着什麼事，都要照他的主意辦——他的嫌怨如同蜂或蛇的毒，只要是反對他就放毒，他嫌怨人，還自鳴得意，自己常是對的，常往前進，絕不遲疑。無智的人，不是就用這幾種屬性，爲世界的領袖麼？

奧茲本看過滑鐵盧之後回來，當太陽下山的時候，走進比國都城，碰見一輛廠車，裏頭坐了兩位堂客，一個男人，有一位軍官騎馬陪着馬車走。奧茲本看見了一驚，身子向後一動，坐在他旁邊的軍曹，很詫異的看看他，軍曹一面對着騎馬的軍官摩帽行禮，軍官板板的回禮。馬車裏原來是阿米力亞，旁邊坐的是旗官，對過坐着奧都特太太。這位堂客是阿米力亞，同老奧茲本從前所看見的大不相同了，從前她是一個鮮豔女子，現在是全變了，是一個臉無血色，瘦弱女人。她的好

看棕色頭髮在寡婦帽子之下分開。她兩眼是定的，那裏也不看。當兩車相過的時候，這雙眼毫無神色的瞪奧茲本的臉，她卻不認得他；他原先也不認得她的，等到他抬頭看見多賓騎馬傍着馬車走，纔曉得是她。他恨她。他在這裏看見她的時候，他纔曉得他多麼恨她。當她的馬車走過之後，他掉過臉來，瞪着軍曹，軍曹自然不能不看看他，他兩眼露出詛罵和挑戰神色，對着軍曹，好像要說，『你怎敢看我？我恨她。把我的希望和我的傲氣全推翻了的，就是她。』他對着跟人破口大叫道，『你叫車夫快快趕。』一分鐘後，路上有馬蹄聲在奧茲本的馬車後，多賓騎馬來了。當兩輛馬車相過的時候，多賓的思想不曉得到什麼地去了，等到上前走了幾步，他纔記得剛纔走過的是奧茲本。他回過頭來，察看阿米力亞見了公公是什麼神氣，但是她不曉得走過去的是誰。多賓常常天天陪阿米力亞出來的，這時候他把錶掏出來，說了兩句忽然想起有約會的藉口話，他就跑開了。阿米力亞也不覺他走了：她還是向前看，看前面很遠的樹林，當日佐治是從那裏走的。

多賓騎馬走上前，伸手，喊道，『奧茲本先生，奧茲本先生！』奧茲本並不伸手去拉他的手，又大聲喊，要車夫快趕。

多賓一隻手放在車邊，說道：『先生，我想見你。我有口信傳給你聽。』

奧茲本很兇的說道：『是那個女人的口信麼？』多賓答道：『不是的，是你兒子的。』奧茲本一聽這句話，立刻倒在車角上，多賓讓馬車在前走，自己在車後緊跟着，在城裏走過，到了奧茲本的客店，路上一言不發。他跟奧茲本到了他的住房。從前克洛里夫婦住在這裏，佐治是常到這裏來的。奧茲本說道：『多賓佐領，你有什麼話吩咐我，我說錯了，請你莫怪，我該稱你多賓少佐的，因為好過你的人死了，你就補了他們的缺。』奧茲本說話，有時很喜歡帶點挖苦腔調。

多賓答道：『好過你的人是死了。我要對你說的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』

奧茲本繃眉不樂的說道：『先生，不要說得太長。』

多賓說道：『我是仗着是他的最親密朋友，又是辦理他的遺囑的人，今日來同你說話。他的遺囑是在未赴敵之先寫的。你曉得他很沒得錢麼？你曉得他的寡婦過的是很苦的日子麼？』

奧茲本說道：『先生，我不認得他的寡婦。讓她回去她父親家裏吧。』但是多賓是打定主意不肯絲毫生氣，不管他打忿，往前說。

『先生，你曉得奧茲本太太的情形麼？她受了這個大打擊，她的姓名和她的理性，幾乎受了震動。她好得了好不了，此時還不敢說。幸虧她還有一個機會，我來對你說，就爲的是這一件事。她不久就要分娩。你還是把這個孩子父親的罪過，加在這個孩子的頭上呀？抑或你因爲佐治起見，饒恕了這個孩子呀？』

奧茲本大發其議論，第一層稱讚自己一番；第二層加重佐治不孝之罪。兒子那樣反叛他，他還是好好的待他。英國爲人父的人，沒得一個能够比他還慷慨大度的了。他是死了，還是不肯認錯。讓他承受他自己的不孝和罪過的效果。說到他自己，奧茲本先生，他是一個說話算數的人。他曾經發誓不同那個女人說話，不承認她作媳婦。他帶說了一句破口話作結束，說道，『等到我死的那一天，我還是這樣辦，請你告訴她。』

這一方是無希望的了。這個寡婦必要靠這幾個錢過苦日子了，不然的話，只好靠約瑟能夠幫助她多少。多賓很憂悶的想道，『我可以告訴她，她是不管的。』因爲自從她受這大禍以來，她的思想全不在這種事體上，受了痛苦的壓力，她變糊塗了，好也罷，不好也罷，她都看得不足重

輕。連友誼和仁慈，她也是這樣看待。來了就順受，絕不說一句怨言，受過之後，又去愁苦。

我們今說十二個月以後的事。在前半年，阿米力亞過的是極其可憫的日子。我們是曾經察看過實寫過這個軟弱柔和心腸的情緒的人，必要走開，不看她在那裏傷心。可憐她動不得，躺在床上，我們走過也不要驚動她。我們關上她的黑暗臥室的門；那幾位慈心的人看護她幾個月，一刻不離她的左右，等到上天賜她安慰，纔走開，把門關上，有一天這個可憐的寡婦，抱住一個嬰孩，喂奶吃。這個嬰孩的兩隻眼睛，像極了已死的佐治，相貌很美，是一個男孩子，像一個仙童。她聽見這嬰孩的第一次哭聲，覺得同奇蹟一樣！她抱着嬰孩子又哭又笑。嬰孩在她懷裏，她不知怎樣的愛他，怎樣的希望，心裏又起首曉得祈禱啦。她生了這個孩子，她的性命可保啦。來同她看病的醫生從前很怕她的性命不保，或神經錯亂，很不放心。要看她生了孩子之後，纔能够說母子是否都能平安。看護她的人，一連好幾個月都是很懷疑很害怕的，這時候看見她很溫柔的對他們笑，他們纔覺得這幾個月，不是白辛苦的。

其中有一位也覺得不是白辛苦了一場的就是多賓。原來是他護送阿米力亞回英國，交給

她母親的；那時候奧都特太太因為她的丈夫要她趕快回去，不能不同病人分手。多賓這樣的抱這個嬰孩，阿米力亞看她的孩子怎樣的很得意的笑，凡是能領略諧趣（幽默）的人，看見了都要開心的。多賓是這個孩的乾爹，他不知費盡了多少心，買孟子，勺子，奶瓶，珊瑚玩具，給這個孩子。

這個孩子的母親怎樣抱他喂他，怎樣替他穿衣服，怎樣的把性命都寄在這孩子身上；她怎樣的把許多奶媽都開走了，不許他人動她的孩子；她怎樣的有時讓多賓玩這個孩子，她以為是給這個乾爹真大的面子，作者都不必細說啦。這個孩子就是她的性命。她懷抱撫摩這個孩子，就是她的生活。她拿愛情和崇拜包圍他。這孩子在她懷裏吃的就是她的性命。當晚上一個人的時候，她發現不知從何而來的熱烈的為母愛子的愛情，愛到發狂，這是上帝賜給女人的本能——這種歡樂，比理性高過及低過到若何程度——這種不知何故的很美的死心塌地的為孩子，惟有女人心裏知道。多賓的事業就是沉思阿米力亞的這種舉動，察看她的心；倘若他的愛情使他猜着激動愛情的幾乎全數的感情，唉！他卻看得很清楚，她的心裏卻無地容他。他曉得是這樣。只好柔和的忍受着，甘心情願的受着。

我猜阿米力亞的父母看透多賓的意思，並不反對鼓勵他；因為多賓天天到他們家裏，或同他們或同阿米力亞盤桓好幾點鐘，再不然的話，同房東，房東的家眷盤桓好幾點鐘。他藉口這件事或藉口那件事，送禮給他們，幾乎天天都要送的。房東有個小女孩，是阿米力亞很歡喜的，吃了多賓的小糖果很多，就叫他作糖果少佐。就是這個小女孩子常常當女禮官，介紹他見奧茲太太的。有一天糖果少佐坐了小馬車趕到他們住宅的門口，他下車拿出一個木馬，一個喇叭，還有別的軍械耍貨，都是他送給小佐治的，那時候這個小孩子不過六個月，那裏能够玩這些東西，阿米力亞見了，大笑。

孩子正睡着。多賓走過來，也許是他的靴子聲太響，阿米力亞說道，『你不要響。』她伸出手來；多賓兩手拿了一挾了許多小耍貨，伸不出手來，阿米力亞微笑。過了一會子，他對那小女孩說道，『小瑪理，你下樓去，我有話要對奧茲太太說。』阿米力亞有點詫異，把嬰孩放在他的床上。他抓住她的小白手，說道，『阿米力亞，我來同你辭行。』

她微笑說道，『辭行麼？你往那裏去？』